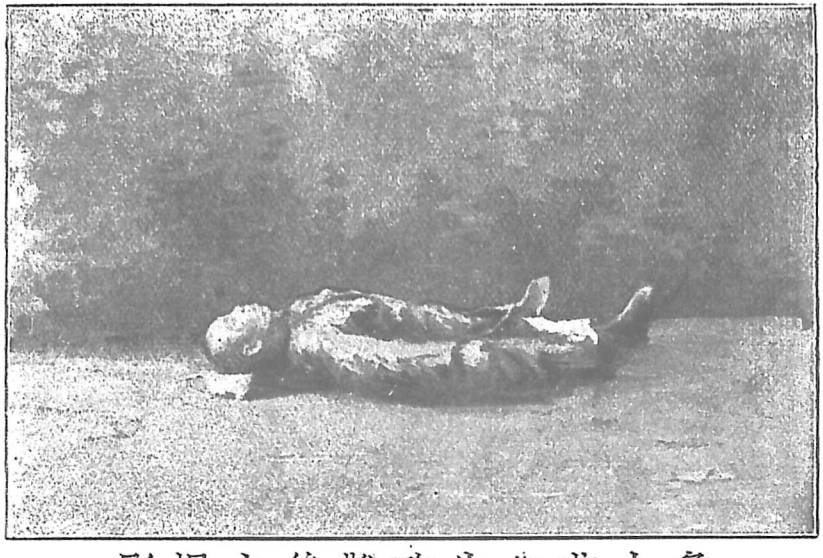
詹大悲先生事略

厝大悲先生事畧

詹大悲先生遺像



詹大悲先生殉難後之攝影

詹大悲先生事略（一八八七—一九二七）

詹大悲君字質存，湖北舊黃州府屬蘄春縣人也。世居距縣治東北二百里之何家冲，至君祖父斗峯公以身爲繼出，而性質直，見惡於諸兄；君父竹亭先生謹飭自好，爲邑附生；父子守正不同，不能安居於故宅，遂遷居毛家壠。君生而貌寢，聲音髮膚異常兒，何家冲人謂君爲怪物；以此不甚爲家人所喜。祖父獨鍾愛之，曰：「安知形聲異常兒者，成就之不異常兒耶！」君未四歲，夏日

606546

傍晚未歸；家人四出覓君。祖母獲之宅後半里許田壠中，問其所事，曰「吾欲得一蛇以爲戲。」至七歲，祖父命竹亭先生授之讀。竹亭先生曰：「此子只合持十二斤鋤掘荒地，何用讀爲！」祖父親携至塾，竹亭先生乃授以三字經，敎「性本善」之性字後，君即指「性相近」「性乃遷」兩性字曰：「此均性字也，」竹亭先生大驚異之。所敎之字，自能聯綴成誦。弱冠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走四十里外訪名孝廉陳燮丹先生，始知讀書門徑。有江西曹秉泰君者，通數學，過君家，授君以算術四法。君經史之餘，兼習數理，昕夕研求，夜分不寐；父母恐其傷生，嘗傾其燈油以止之。

光緒三十三年黃州府開辦中學，君欲投考，家庭未允供其

資斧；而君竟赴府。適考期已過，尚未揭曉；請補試，監督吳兆泰激賞君文，拔置第一。府屬學生咸嘖嘖目君矣。

同學宛思演君篋有禁書數册，君盡窺之，革命之志以立。遂與宛思演何亞新方子樵梅寶璣等組織證人學會，宣傳革命。同學入會者甚多，事爲監督所聞，將除君名。君亦更思結納天下英才，遂於光緒三十四年赴武漢；欲於漢口辦報，無欵不果。聞革命黨人胡瑛繫武昌獄，典質衣物周恤之，由是得識武漢黨人。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有時名，君不介而往，湯甚奇君。因論鐵路國有事，君頗反對。湯謂：「明達如君，不應反對鐵路國有。」君曰：「國有固當，清有則否。」湯聞言咋舌。君知湯不足與言革命，遂絕之。時

清政不綱，內爲親貴所蒙，外受强鄰之逼，俊雄豪傑，怵於國勢之顚危，知非推翻索虜，不足以救亡；而推翻統治勢力，非有所憑藉，亦不易奏效；故先後投入新軍。湖北創練新軍有年，其中頗多愛國憂時之士：劉家運季汝霖等所組織之日知會，潘康時楊王鵬等所組織之羣治學社，均以革命爲幟志，以新軍爲根據者也。君至武漢時，日知會失敗已三年，羣治學社雖存立而組織不甚完整，旋被破獲。君乃團結羣治學社同志，改組爲振武學社；自與宛思潢查光佛劉堯澂何海鳴李寶良楊王鵬李岳崧等於漢口辦商務日報爲社中宣傳機關。時宣統元年也。保皇黨楊度力倡川粵漢鐵路滿有陰謀督辦一席，由湘經漢返京，君與同志謀擊之

於迎賓館，未中，而商務日報館被封，並波及振武學社。社中負責同志如新軍四十一標之潘康時楊王鵬李寶良李岳崧等相繼亡命，振武學社根本動搖。時王憲章蔣翊武等於二十九標組織一將校團。亦君所聯絡之革命機關也。宣統二年君乃商振武學社同志劉堯澂張廷輔王守愚等與將校團合併改組爲文學社；於漢口辦大江報爲社之言論機關，仍由君及宛思演溫楚珩梅寶璣何海鳴等主之。經此團結，革命氣勢大張。君言語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故大江報風行一時。宣統三年，君見清運已終，著一時評，題曰：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鄂督瑞澂深忌之，即捕之入獄。軍中同志激昂萬狀，遂伏八月十九日大爆發之

根。君在黃州府中學時名培瀚，旋更名瀚，至武漢後，精研內典，忽有所悟，故於報上論文，悉署名大悲，志所信也。清季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而外，有共進會，兩團體互通聲氣。君見新軍中革命勢力已大，雖在獄中，仍主張即日舉義，共進會之孫武陰沮之。卒至彭楚藩劉堯澂楊洪勝三烈士犧牲後，始有八月十九日之首義，仍不出君所逆料也。

義軍起，君出獄。武昌軍中雖推黎元洪爲都督，湯化龍主民政；二人均不知革命爲何物，擾攘二日，迄未定攻守計；陽夏一衣帶水，亦未派遣一卒。君會商蔣翌武張廷輔蔡濟民王憲章吳醒漢諸將領，倉卒率兵二連，與蔡濟民渡漢，成立軍政分府於漢口；

分遣宋錫全收撫漢陽；召集商民團體，曉以大義，使組織保衛團，分段維持秩序，市廛安堵，商民大悅；派員赴各領事署，告革命之故，卒得各國承認爲交戰團體；派吳暘谷任質存等赴川湘贛皖，促舉義師。清第八鎭統制張彪尙率兵一營駐劉家廟，與河南清兵會合犯漢，君擊走之。蔭昌段祺瑞等率馮國璋之兵，所謂北洋勁旅也，來犯；而武昌都督府者紛擾如故，不能爲君助；君力爲防守，以唐犧支已負荆宜之責，乃派闕龍蔡達夫章裕昆等規復襄棗，威脅京漢路。駐漢德領陰以軍實助蔭昌馮國璋軍；君嚴重抗議。君以新附孤軍，當清廷水陸久經訓練之衆，雖躬冒彈雨，身先士卒，終以衆寡懸殊，無法支拄。馮國璋縱火焚燒漢口。君近軍政

分府時，職員已避難星散。君欲以身殉；李文甫勸君速行，君瞑目不答。流彈已毀屋瓦，左右負之渡襄河；至漢陽，商王憲章赴湘，自赴九江請援，並報告黃興，期其堅守漢陽，蓋黃方任總司令，而湘贛均已舉義也。君抵九江，商馬毓寶派李烈鈞率兵援鄂。旋聞吳暘谷在安慶爲亂軍所殺，痛暈仆地，乃赴滬。適胡瑛奉政府都督山東，堅約君往助；君遂赴烟臺。

南北和議告成，君認妥協爲失計；以國人苟貪共和之名，避免犧牲之實，授政權於反革命派，無異授賊以刃。乃籌備亞東日報，冀以喚醒愚蒙，費絀未及出版而罷。和議成後，黨中欲於議會與袁世凱抗。君謂：「選舉縱全部獲勝，亦不如練精兵三萬監視

之爲有力。」宋漁父深諱其言，卒以黨議已定，君亦不便固持己見也。民國二年春，回鄂參與選舉，以得票最多數當選爲湖北省議會議員；黨鄂支部推君爲議長候選人。先是革命後之選舉，各地國民黨員較易當選。投機政客，紛紛入黨，選舉獲雋，遽然變節。黎元洪又以重金助反對黨，議長遂爲反對黨所獲。君任黨中漢口交通部長，與川湘豫皖贛諸黨部聯絡，以黎只知服從袁氏，密與王憲章楊王鵬等謀控制之。宋漁父遇刺於滬，袁世凱大借款已成，君知黨與袁決無兩立之理，集合各方同志悉心籌畫。乃南湖馬隊首受摧殘。時倚方何子輿寗調元等先後殉義。王華國所率之第二師被解散。蔣翊武李達武等運動湘軍無結果。王憲章

潘康時曹振武章裕昆丁仁傑夏述唐鄭曜午等分任鄂西鄂北豫南軍事，均無成就。而黎元洪益肆無忌憚，封閉國民黨漢口交通部，請議會除君名，懸重賞派密探緝君。君卒與蔡濟民吳醒漢潘康時王華國丁仁傑等分赴湖口安慶助義。湖口失守，又赴南京與王憲章王守愚朱澄宇曹振武何海鳴等死守孤城。馮國璋張勳水陸圍攻，相持匝月，以援盡糧絕不支，遂結癸丑討袁贛寧諸役悲壯之局。

民國三年春，總理在日本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以誓約問題，黨中發生紛議，君偕王憲章赴日，如約登記；奉命返滬。馮國璋遣密探僞與君等商革命事，誘君登車，君察其形色有異，陰

以肘撞車門，門闢，仆地，以是得免。而憲章則被誘至寗死矣。馮又遣曾充省議會聯合會議長王樹臣要君，別搆僞造湖北官票罪名以相陷；約會於徐園。曹振武先至被逮；君乃走日本。旋返滬，袁世凱嗾暗探刺君，未遂，傷君從人范老么。袁必欲得君而甘心，君寓左近，密探如毛，避之溫楚珩寓中，卒與溫同被捕。美領以君國事犯，不能引渡，而袁馮所搆之刑事案人證俱虛，胡亂判處西獄。袁世凱死，上海各團體迎君出獄。時省議會恢復，內務部規定：凡以國事除名者一律無效。湖北省議會全體決議歡迎君及趙鵬飛梁鍾漢出席，趙梁亦係黎元洪以亂黨名義咨請除名者也。會議長辭職，舉行補選，君得票過半數當選。王占元忌之，對君等議

員資格持異議，而陰使候補議員杜瑞壽丁榮學戴撫夏等出席。君甚不欲爲無謂之爭執，不復列席。議長亦未再補選。中華革命黨成立後，鄂省未設支部。君乃與議會左傾分子結合，組織一政治商榷會，而自赴北方聯絡，周歷京津遼瀋。會督軍團造反，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君返滬與何成濬蔡濟民潘康時等謀護法。民國六年之荆州獨立，何成濬所策劃者爲多，何潘赴荆州後，君亦赴漢謀響應，與孔庚潘正道王守愚等聯絡北洋第八師，師長王汝賢之通電停戰，卽君等示之意也。王占元初欲捕君等，繼與吳佩孚不睦，又囑何佩溶孫傳芳聯君及孔庚，君等峻拒之。時南北議和之說又盛，總理因南方改組軍政府，亦離開廣州。君知護法無

結果，乃商潘正道王守愚朱澄宇等赴川爲後圖。

世界大戰告終，人類之創傷絕鉅，痛定思痛，不能不對於軍國主義懷疑。學人志士之所提倡，農工小民之所呼籲，均有嚮別一方角演進之趨勢。雖以列强互鬥，致人類所希望之一線曙光，爲巨靈所遮斷。然世界思潮，確非戰前所可同日而語矣。我國雖文化落後，受此世界潮流之激盪，亦焉能襲故蹈常？所謂新文化運動者，遂如種出土，凡舊日之習慣道德思想禮教制度文物，莫不有所批評。君與張國恩李漢俊董用威等觀覽各種新出版物，研究社會問題，益信中國革命必能成功；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於新興勢力之參與，欲盡力於新文化，仍擬在漢口辦報，定名爲

漢口新報。君携章程赴閩粵招股，因夏述唐遇害於福州，股欵未集，報事遂停，

民國九年冬，總理返粵，君任大本營宣傳員。十年夏與彭介石奉命赴川，商劉湘會同湘軍援鄂。時潘正道等已與劉有成議，君等至，遂出兵。潘正道任鄂西總司令，君隨營策劃。宜昌之役，親赴前線。川軍之攻宜昌者爲第二軍，肅清南岸者爲第一軍，一二軍積不相能，二軍攻宜不下，吳佩孚敗湘軍後，又親率水陸軍至宜昌防守。君夜渡江走四十里，說南岸一軍分兵過北岸助戰。川軍卒以孤立無援，退守施南。君赴桂林復命。陳炯明叛變，君隨總理回師討之。白鵝潭之役，總理危居兵艦，君亦隨侍。後許崇智自

閩舉兵討陳，君赴泉州與何成濬商戰略。是時總理雖於廣州任大元帥，陳炯明負固東江，聯絡瓊崖鄧本殷等跳梁於外；滇桂軍驕兵悍將跋扈於內，以總理之精誠，若輩毫無感化。君曰：「革命而不置基礎於大多數痛苦民衆，徒爲軍閥造機會而已！」總理深然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後，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君以湖北省代表列席。總理所定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一部分守舊黨員，頗多反對。君以總理政策，適合革命需要，力贊成之。總理北上，君仍留大本營任宣傳員；逮聞總理逝世，悲痛之餘，益感責任重大。平定東江，討伐楊劉，君視力之所及，奔走先後。第二次東征，國民政府命君赴江西與方本仁商截擊陳林

潰兵事。方初頗疑懼，君詳加解釋，方始釋然，江西遂成爲廣東東北之一緩衝省。國民政府任君爲刑事審判委員，君以不諳法律辭，改任參事。十三年改組後，湖北省及漢口特別市黨部相繼成立，因處軍閥壓迫之下，報告中央文件時被扣留，後由君轉達，中央與武漢關係始漸密切。

民國十五年一月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君亦代表之一，大會政治報告決議案，君所起草也。君當選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畢後，國民政府命君爲駐上海代表，與各方接洽。五月廣州開第二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整理黨務案，當時有思乘機推翻第二次全國代表大

會決議案者；中央委員或則憤不列席，或則不便發言，君獨侃侃直陳，無所迴避。決議案多出於君之修正，甚至有反於提案人所豫期者。北伐誓師後，君以要方本仁收撫江西事赴滬，方已免職居滬也。旋偕方返粵，即赴長沙。君於途中受暑，聞總攻擊令下，力疾從軍，趕趨前線。圍攻武昌時，君常在火線中出入也。

漢口下後，代表總司令慰問漢口人民。中央任君武漢政治分會委員，總司令部委君爲湖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建設科長，湖北財政委員會委員。政治分會爲黨中地方最高機關，議決關於黨務軍民財政諸大計劃。鄧演達任政務委員會主任，陳公博任財政委員會主任，均以君熟悉地方情形，事無大小，咸與商酌，

君亦竭力贊助之。兩委員會任君爲清理湖北官錢產業委員會主任，象鼻山鐵鑛局局長。君之清理湖北官錢局產業也，理契約，清積欠，設委員會以保管約據。君之經營象鼻山鐵鑛也，時方對東南作戰，營業未充，然汰冗員，節縻費，禁拋砂，廓清以前積弊。君之任建設科長也，首拆毀武昌城，以爲新武昌市張本；設立航政局維持武漢交通，檢查沿江船舶；最要者爲設立水利局，規畫全省堤工。十五年湖北大水，官堤民堤，十有九潰，報水災者三十餘縣。水患之後，繼以兵荒，民堤亦無力修復。財政當局，因應付軍需，視堤工爲緩圖。君曰：「三十餘縣災民，一入冬令，飢寒交迫，難保不生事端，以工代賑，救荒要著，一也。堤成則人民有田可耕，衣食

有資，來年不須籌賑，二也。湖北半爲山縣，有堤各縣，皆財富之區，收穫可期，輸將有自，三也。堤身新潰，基址尙存，及時修復，費省工易；棄而不顧，再經冲刷，蕩然無餘，從事版築，工艱費鉅，四也。且明年春汛以前，必須藏事，遲則無及。」政治委員會以君言極中事理，決議設一堤欵委員會以主持之。君一面召集堤務有關各縣代表，討論進行程序；一面擬具籌欵方法，上之堤欵委員會，先後用去約二百萬元，皆君親往提撥。湖北已潰各堤，因是得如期竣工。君於用人行政，先提出黨部討論而後執行。凡有求而不獲因而不慊於君者，遂飛短流長，揑造黑白，以中傷君。君欲一意辦黨，乃辭去清理湖北官錢局產業委員會主任，及象鼻山鐵鑛局局

長，建設科長亦請人代理。是時君已當選爲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也。祕密組織時，漢口僅有四千餘黨員；革命軍到達後，黨員驟增至二萬人以上。君爲之劃分區域，規定會期。設訓練幹事參加各區分部常會，君亦時往列席。十六年三月，東南肅清，財政部長宋子文赴滬，政府任君代理湖北財政處長。省政府成立，仍任君爲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武漢市政府成立，又任君爲市政府委員。財政廳所管轄者雖有釐金，雜稅，地丁，契稅等項，均直接解交中央金庫，財廳稽核成數而已。釐金之害，人盡知之，君以爲既不能根本裁撤，必須設法改良。卡多則病商，稅漏則病國，兼籌並顧，宜有其途。特設一物價調查委員會，官

商合組，以便改訂稅則時有所根據。召集稅務人員，討論裁併局卡，改徵統稅辦法。至國地稅之必須劃分，省金庫之如何籌備，莫不悉心論列，可次第見諸實行。

會唐生智去職，以武力迫君籌欵，君避之日本租界。君以爲藉此可以息肩，不圖有十二月十七日之變。時省政府於先一日收束，君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李漢俊同寓。是日午後四時，財廳祕書危誥生來商交代事，湖北公鑛局長潘康時亦在座。突有警兵多人至，將君及李漢俊潘康時危誥生等捕去。至公安局，君問故，監視者不之答；請見其長官，亦不之許。君謂潘危兩君曰：「吾輩欲與梟獍同羣，宜有今日！君等如倖免，須秉承總理遺志，

繼續國民革命。」語甫畢，即有警兵來挈君及李漢俊出，遂同時遇害。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既殺君，並抄沒君寓。寓中有前主人漆桶十餘隻，以爲銀也，扛之去；啓視則漆也，乃返之。友人溫楚珩朱澄宇熊繼貞等醵資，由君壻魏以新購棺衾殮殯。

君天資英特，獨學無友，能自得師。博覽羣書，洞悉世變，不爲因襲之習慣道德所囚，遇其所信，則排萬難以赴之。爲民族爭獨立，人民求自由而奮鬥者幾二十年，追隨總理者十餘年，無役不從，屢陷危獄；其志不少挫，蓋得於釋典者深而了然於生死得失之故也。本大無畏之精神，奉先總理之主義，凡貪橫軍閥，腐敗官僚，惡劣豪紳，一切封建遺毒，蟠踞於黨內黨外而足爲未來文明

之障害者，君不惜與之作殊死戰。以故忌君而畏君者，所在皆有。君正盛年，通方敏給，其所任事，熟思審處，策劃周詳，逐步施行，總其大綱，不事苛細。故於湖北主政日淺，而成績燦然可觀。時人屬望於君者頗殷，以君橫遭新軍閥之戕賊，而又無地爲之昭雪，故尤致痛惜焉。

君生於光緒十三年丁亥六月十四日，遇害時僅四十歲。父母俱存。兄弟八人，君次居仲，七弟大星於民國十六年五月以作農民運動爲叛軍捕殺。女弟二人。女一嫁魏以新，子一，幼，與妻寄居友家。

#78
272641

8
2344
1,20

1213